

## ◎陳朝平元之武功

楚狂

### ▲我國光榮之歷史

士氣奄奄民風不振之今日。河山慘淡而無色。種族鄙劣之可羞。令外人有語及我國歷史及民族者。必鄙視之。侮蔑之。謂我民族爲無血性民族。我歷史爲無價值歷史。一若世界上可卑可鄙可賤可惡之人類。無有甚於我越南人者。噫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我國之至於如是之恥辱。吾人誠不可不思其故也。雖然回頭往事。惓念古人。我民族我國威豈非亦曾有最轟烈最雄武之光榮歷史乎。而豈如今日也乎。當我國陳太宗元豐元年(1257)十二月十二日。元將兀良合禡率兵入寇。是爲蒙古兵來襲之始。帝自將親冒矢石督戰。二十四日帝及太子御樓船進軍東步頭逆戰大破之。元軍遁至歸化寨。寨主何俸又招集蠻人襲擊又大破之。此元人第一次南侵之失敗也。及至聖宗紹隆二年(1253)元帝又遣使諭帝入朝。帝不聽。繼又遣使來問銅柱舊界。繼又遣使來諭以調民助兵等事。觀此見當時元人之對我越其躍躍欲試覓得一機會以遂其狼貪虎噬之願。幾無一日不在處心積慮中也。及聞聖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仁宗。元帝欲乘此南侵。又遣柴椿南來以帝不請命而自立爲辭。諭使入朝。仁宗又不聽。但使從叔陳遺愛如元報聘而已。元人大怒。立遺愛爲安南國王。遣柴椿以兵五千衛送歸國。並詔諭安南宗族官吏。仁宗大怒。廢遺愛爲庶人。元因遣太子鎮南王托驩平章阿刺及阿里海牙等托言假道代占城分道入寇。邊廷警報羽檄交馳。上皇召天下父老會于延洪塔問計。皆曰戰。萬人同辭。如出一口。觀此可見當時之民氣矣。時賊犯永州內。旁鐵略支棱等關。官軍與戰不利。退屯萬刦津。帝御輕舟幸海東。命興道王陳國峻調海東雲茶。

巴點等路軍民選其勇者爲前鋒過海南來軍勢稍振諸軍聞之莫不來集帝作詩題船尾曰「會稽舊事君須記驩演猶存十萬兵」軍士聞之莫不勇氣百倍已酉紹寶七年春正月六日烏馬兒犯萬刦普賴山等處官軍奔潰十二日賊犯嘉林武寧東岸獲我軍見皆墨刺「殺鞬」二字於臂大怒殺之引兵直至東步頭元又遣元帥唆都領兵五十萬由雲南經老撾直至占城與元軍會于烏哩州尋寇驩愛進駐西結期以三年削平我國帝與羣臣議曰賊衆積年遠行萬里輜重勢必疲弊以逸待勞先奪其氣破之必矣

夏四月帝命昭威王某及懷文侯國瓚將軍阮蒯等領捷兵逆戰于西結步頭官軍與元人交戰于鹹子關昭文王曰燭軍有宋人衣宋衣執弓矢以戰元人見之皆曰有宋人來助因各奔潰敗北五月三日上皇及帝敗賊于長安府斬馘無算十日上相光啓等率諸路兵敗賊于京城章陽等處賊軍大潰太子托驩平章阿刺等皆奔過瀘江十七日唆都與烏馬兒自海再來犯天幕江欲會兵京師相爲奧援游兵初至扶寧縣我軍奮擊大破之二十日帝進次大忙步元總管張顯降是日敗賊于西結殺傷甚衆斬唆都首夜半烏馬兒遁過清華江口上皇及帝命追之不及獲其餘黨五十萬以歸烏馬兒僅以軍舸駕海得脫興道王又與托驩李恒戰于萬刦敗之元兵溺死甚衆李恒以兵衛托驩還思明我軍以藥矢射中恆左膝死裨將李瓘收餘卒五萬人以銅器匿托驩于其中北遁至思明興武王追之射瓘死元兵大潰六月六日上皇及帝駕回京師上相光啓有詩曰「奪槊章陽渡擒胡鹹子關太平須致力萬古此江山」觀此見當時將校敵愾雄心元賊雖強不足平也重興二年春放元軍還國三月元帝又勅尚書省奧魯赤平章事烏馬兒等調兵五十萬令湖廣造

海船三百艘。期以八月會欽廉州。仍命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南侵。夏六月。帝命王侯宗室各募兵統領其屬。又命興道王統督諸王侯宗室調兵造器械及舟船。

重興三年。元帝又發江淮江西湖廣三行省蒙古漢南軍及雲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分道入寇。令萬戶張文虎等由海道運糧七十萬石隨之。仍置交趾行尚書省。以奧魯赤平章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冬十月十四日。太子阿台犯富良關。帝命禁軍守冷涇關。興德侯瓘將兵逆戰。以毒矢射賊。死傷甚衆。賊退屯武高關。

戊子重興四年春正月。烏馬兒犯龍興府。八日官軍會戰于大旁海外。獲哨船三百艘。元人多溺死。三月八日。元兵會白藤江。迎張文虎等。糧船不遇。興道王擊破之。先是王已植椿於白藤江。覆叢草其上。是日乘潮漲時挑戰佯北。賊衆來追。我軍力戰。水落。賊船盡膠。阮蒯領聖翊勇義軍與賊戰。擒平章奧魯赤。上皇及帝將軍繼至。縱兵大戰。元人溺死不可勝計。江水爲之盡赤。及張文虎至兩岸。伏兵奮擊。又敗之。潮退甚急。文虎糧船擋椿上傾覆殆盡。元人溺死甚衆。獲哨船四百餘艘。內明字杜衡獲烏馬兒。昔戾基玉等獻于上皇。托驩及阿台領衆遁歸思明。上皇及帝駕回龍興府。十七日。俘賊將昔戾基玉。烏馬兒。岑段。樊楫。萬戶千戶等獻捷于昭陵。二十七日。上皇及帝駕還京師。

己丑重興五年春二月。遣內書家黃佐寸送烏馬兒等還國。以善水者充船夫。夜鑽船沉水。馬兒等皆溺死。此用興道王計也。

攷元人之南侵。始於陳太宗元豐元年。(1257)至重興五年。(1289)計凡三十二年。萬馬千兵。連年寇亂。

其野心勃勃。幾欲割夷我國土。絕滅我民族。爲之將者。爲托驩。唆都。烏馬兒等。皆一時名將。而卒皆

不得志連戰連敗。不啻自來送死。自白藤江大敗之後。蒙古兵足跡不敢重履我南國土。陳朝之武烈可謂偉矣。而此皆陳朝一代尙武之雄風有以養成國民勇猛之氣。觀其立學于天長府。禁天屬鄉人不得入學。蓋陳例。凡天屬軍士不得習文藝。恐餒其氣力也。仁宗則率諸王侯調水步軍習戰。擇有將才者分統部伍。軍人則皆刺「殺韁」二字於臂。其鼓勵武勇之風可謂至矣。故於元寇來襲之日。召天下父老問計。人皆同聲曰「戰」。噫以「戰」之一字。同聲疾呼。已足奪元人之魄。况又陳時名將如國峻。光啓。阮蒯等。各爲祖國敵愾。鞠躬盡瘁。以禦外侮。元人雖衆雖彊。亦何能爲哉。試觀興道王國峻曾撰兵家要略。以授裨將。及以忠義勵將士曰：「余與汝等生於擾攘之秋。長於艱難之際。竊見僞使往來。道途旁午。掉鴟鳥之寸舌。而凌辱朝廷。委犬羊之尺軀。而倨傲宰輔。托忽必烈之命。而索玉帛。以事無已之誅。求假雲南王之號。而需金銀。以竭有限之帑庫。譬猶以肉投餒虎。寧能免遺後患者哉。余嘗臨餐忘食。中夜撫枕涕泗交頤。心腹如搗。嘗以食肉寢皮茹肝飲血爲恨也。雖余之百身膏於草野。余之千戶囊於馬革。亦願爲之。汝等久居門下。掌握兵權。無衣者則衣之。以衣無食者則食之。以食官卑則遷其爵祿。薄則給其俸水。行給舟陸。行給馬。委之以兵。則生死同其所爲。進之在寢。則笑語同其所樂。汝等坐視主辱。曾不爲憂。身嘗國恥。曾不爲愧。爲中國之將。侍立夷酋。而無忿心。聽太常之樂。宴餐僞使。而無怒色。或鬪鷄以爲樂。或賭博以爲娛。或事田園以養其家。或戀妻子以私於己。修生產之業。而忘軍國之務。肆畎獵之遊。而怠攻守之習。或甘美酒。或嗜淫聲。脫有蒙撻之寇來。則雄鷄之距不足以穿虜甲。賭博之術不足以施軍謀。田園之富不足以贖千金之軀。妻孥之累不足以充軍國之用。生產之多不足以購虜首。獵犬之力不足以聾虜耳。當此之時。我

家臣主就縛。甚可痛哉。不唯余之采邑被削。而汝等之俸祿亦爲他人之所有。不唯余之家小被驅。而汝等之妻孥亦爲他人之所虜。不唯余之祖宗社稷爲他人之所踐侵。而汝等之父母墳墓亦爲他人之所發掘。不唯余之今生受辱。而百世之下。醜名難洗。惡謚長存。而汝等之家聲亦不免名爲敗將矣。當此之時。汝等雖欲恣其娛樂得乎。余今明告汝曰。當以厝火積薪爲危。當以懲羹吹鑿爲戒。訓練士卒。習爾弓矢。使人逢蒙家家后羿。梟必烈之頭於闕下。腐雲南之肉於藁街。不唯余之采邑永爲青氈。而汝等之俸祿亦終身之受賜。不唯余之家小得安床蓐。而汝等之妻孥亦百年之偕老。不唯余之宗廟萬世享祀。而汝等之祖父亦春秋之血食。不唯余之今生得志。而汝等百年之下芳名不朽。不唯余之美謚永垂。而汝等之姓名亦遺芳於青史矣。當此之時。汝等欲不爲娛樂得乎。今余歷撰諸家兵法。爲一書。名曰兵書要略。汝等或能專習是書。受余教誨。是夙世之主臣也。或暴棄是書。違余教誨。是夙世之仇讐也。何則。蒙韃乃不共戴天之讐。汝等既恬然不以雪恥爲念。不足以除兇爲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敵。使平虜之後。萬世遺羞。何面目立於天地。覆載之間乎。故欲汝等明知余心。因草以檄。觀此見陳朝君相上下。互以忠義相激勸。愛國之誠。愛種之摯詞。情溢於言表。宜其上下同心。軍民合力。而戰勝攻守。使蒙古之梟賊一敗塗地。不敢復萌凌侮之野心。而我民族歷史上爲之大放光彩。其榮耀爲何如也。

夫以蒙古民族。自始祖鐵木真於一二〇六年征服蒙古諸部。卽大汗之位。號爲成吉思汗。尋伐金。伐西夏。併回紇。併遼。遣兵侵掠俄國。西夏尋爲所滅。子太宗窩闊台繼統。伐金滅之。尋以勝如破竹之勢。於一二三六年遣姪拔都爲統督。大舉西征。侵入歐洲。蹂躪俄國之各地。入勃牙利。陷其國。

都。又破德國之各諸侯軍。定都於 Volga 河之下流 Sarai 地。建金帳汗國。及欽察汗國。憲宗蒙哥立。降大理及吐蕃。世祖忽必烈繼立。伐宋都於燕京。建國號大元。一二七九年。元遂滅宋。統一中國。一二七四年。征服高麗。一二八一年。伐日本。同時又於東南亞細亞洲。伐占城。爪哇。緬甸等國。當時元之威令所至。以中國本部爲中心。北則奄有遼東。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包括亞細亞洲之中央及東南。達於歐洲。其疆域之廣。人口之衆。兵力之雄。威武之壯。地球之半。草木幾無不爲之披靡。而我國只以驩愛以北兩廣以南之一彈丸黑子地。乃能與勢力無敵之蒙古。種角勝敗。使鐘靈不移。金甌永奠。雖以忽必烈之雄。終莫之得志。豈非歷史知此種歷史。便知我民族非無血性。我歷史非無價值也。

## ▲明末義士魏九官逸事之研究

楚狂

魏九官名之琰。字雙侯。號爾潛。原直隸鉅鹿郡人。後遷寓福建之福州。家世爲明臣。明末之亂。奔播於我國。志圖恢復。與本朝英宗孝義皇帝有密切之關係。後魏氏見清人勢力日盛。明祚決無重興之望。因往日本入日本籍。以郡名鉅鹿爲姓。魏氏旅居我國時。曾娶我國人武氏爲妻。生下二男長永。時次永昭。後亦隨父往日本。獨武氏留在本國。武氏見夫及二子遠別。無復有團圓希望。因轉嫁與黎姓。又生下男黎廷相。女黎氏。一人。其後魏氏兄弟與黎氏兄弟。因以同母之故。屢以書札時相往來。至其後世始絕。現鉅鹿氏子孫繁衍。族姓昌大。有心者時欲知祖母墓之所在。記者以好奇

心。曾於本誌八十一號上發表其事。茲據之友人調查得悉。武氏當時嫁與清華古都社黎姓爲次室時。黎姓宦旅昇龍城。武氏隨之任。生下男黎廷相。女黎氏珍。廷相後試中儒生。氏珍被選充侍御後宮。後武氏沒。子女奉櫬南歸安葬於古都社地分墳。球處金星之脚。其墓至今猶存。

關於武氏之事。黎族譜曾詳載一節云。黎貴公號純謹之次室武貴氏。號妙盛。諡淑行。生於丙子年八月二十日酉刻。死於戊寅年四月初八日。生得一男黎廷相。一女黎氏珍。葬在古都社地分墳。球處金星之脚。又黎廷相沒後。鄉人配祀於其鄉之文廟。至今猶存。黎氏珍充後宮無嗣。後其鄉人亦奉祀于其鄉。今富文村即古時古都社之分拆。每至諱日。猶在祠堂奠祭。黎族子孫凡三十餘戶。爲其鄉之巨族。

余因研究本國歷史。欲著「古代越日之交通」一書。對於當時武氏諸子書札往來。認爲有可研究之價值。載之報章。以公之世。發表之後。幸蒙友人及清華各地方官之盡力調查。周至始得知其事實。今詳載於此。表謝盛意。想讀者有好奇心者。必亦以得知其事之顛末爲快也。

### ▲ 歷史 上 之 金 人

丁令威

我國陳黎各時代稱臣奉貢於中國。此乃因小國與大國相鄰而處勢力懸絕。以小事大。乃萬不容已之事。然於貢金人一事。尤爲歷史上之污點。迄今吾人讀史。每至見有載此事。便引爲奇辱。爲大恥。然在當時舉朝濟濟。安然爲之。毫不爲之辯拆。以免此辱。乃知肉食者鄙。未能謀古今同慨。雖時代不同。大勢不同。事變不同。而同其爲無恥。則一而已矣。噫。恥之於人。莫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世

遠年湮記載失詳。令今日讀史者猶多未知貢獻金人始自何代。因詳敘於此。以作當頭棒喝。

攷元兵伐陳之時。屢諭逼陳帝入覲。陳帝以疾辭。元人飭備金人爲國王形狀。以代朝見。陳帝恐元師屢來侵擾。生靈塗炭。因不得已從之。獻金人以求免於變。故此爲獻金人之始也。及黎太祖皇帝得國。以殺柳昇之故。獻代身金人以謝之。莫氏篡黎。清人飭令鑄金人囚首喪面。其容俯奉獻以贖罪。及黎中興。又鑄金人親遞赴南關呈驗。因此時黎氏既亡。鄭氏扶黎。求其子孫於深山之中。立爲本國之君長。清人疑爲鄭氏所詐稱。未必確是黎之宗派。因飭令鑄金人朝衣朝冠。其容仰。係爲黎皇之眞形。以求恩於大國。迨後黎之中葉始得停罷。西山光中時代。清福康安又援向例。謂歷代遷革之交。須有金人代謝。飭令備金人一座奉獻。西山宗屬却之。其辭曰。昔陳莫歷代以得罪於中國。獻代身金人。本國國長起自布衣。乘時集事與黎王本無有君臣之分。其去留在天數。向背在人心。非有意於黎之國如篡奪者比。且前者孫部堂提兵而來。本國國長不得已而應之。從無侵犯邊境以得罪於上國。今承概按陳黎莫貢金人之例。是本國國長明正得國。反儕於僞莫之科。而一念恭順出於畏天事大之誠。反與陳擒烏馬兒黎殺柳昇同律。本國長於情有屈。不能無望於鈞衡也。

夫古者諸侯朝見天子。或朝于方岳。或觀于京師。有能來者自來。不能親來遣其子弟入侍。貴在奉琛執贊。上下之情通。至於金人替形入朝。唐虞三代以及漢唐宋未常有是。大人宣布教聲。亦唯以隆古治朝之良法美意。令諸下國元明二代之所爲。事不師古。何足效也。伏望追繳鈞命。免鑄獻金人之事云云。一福康安見辭直理壯。不敢復行要索。當時西山朝廷可謂有人勝於陳黎遠矣。

# ◎介紹辭

楚狂

## ▲越文合選講義新出版

阮有進黎誠意二先生新著越文合選講義書係採錄諸佳篇詳加註釋發輝而光大之書中各文體均備初學者欲知斯道之津梁不可不手此一編以爲指南針也夫爲一國民之資格不可不知一國之文章我國文現方在幼稚時代初學者欲知文章之爲文章難乎其難矣有志者爲之引而進之譬之暗室之明燈深宵之螢火其爲世之所歡迎者必矣

## ■哀信

本誌名譽贊成人太子少保協佐大學士學部尙書兼兵部尙書充機密院大臣申相公諱仲憲逝世本誌同人不勝哀悼謹此訃告

○附註 本期雜誌印刷行將告竣忽聞申相公訃音謹此略行佈告其餘悼辭另於次期登載

## ●見聞錄〔續前〕

義園阮文桃抄錄

### ★報恩塔

塔在錦江縣平均社傍無寺館下無碑記其真跡不可考一說本邑阮翁家最富男子數人並業農已分爨晚生一女稍長容色媚好翁欲以配文士女亦高自位置旁村來者皆謝絕不允年十八忽得瘋病多方醫治罔效年餘指掌鉤彎皮膚皺裂漸成廢人瘋病最能傳染得是病者鄉人必竄之

見聞錄

九六

郊野父母兄弟亦不敢近丐乞度日生死不復問也。阮家素富厚且憐女薄命乃於村外路旁構一小茅屋以居女歲辰給其衣食年餘適荆門新舉人某赴會試過其地日暮風雨暴至四顧村塵頗遠。晝見女室叩門求宿女歷問名色。關門延入。生年方冠。言貌都雅。女雖手足癩發。貌固無恙。皮膚不露。宛然一嬌女也。燈下攀談。兩相傾慕。息燭入幃。邂逅相逢。其樂可知也。天明生以試期既迫。趕早上路。匆匆告別。且訂歸期。相訪女自遭廢疾。不齒人類。無意中遇才貌名士。頗甚稱愜。忽愀然嘆曰。蹇澀殘生。暗中得此佳會。若使明白相看。一宿郵亭。恐難得陶穀懽也。誰知一度春風。却重我一世風流。無窮之恨。前度劉郎何堪以此面目再見。惆悵自傷。病轉增劇。十餘日而沒。阮翁卽其所居塋焉。生入圍預賦榜。四場文體錯謬頗多。自分無復中理。強留家人待報。星馳而歸。從別道行。更不過女居所。數日忽得捷報。喜出望外。輿馬赴京。攬於途間。重申舊好。至則茅屋無人。其側新塋壘然。黃壤未乾。紙灰猶在。生大愕。召村人問之。曰。此敝鄉病女新塋也。指穴室曰。此女生前所居也。并具述女死塋日辰。生暗爲傷神。以楮幣哭奠女墓而去。至京與同年數人謁房師內翰某公禮畢辭去。公獨留生。問貴室何氏。曰。尙虛中饋。問曾經鼓盆否。曰。未曾。公連稱怪事。生叩其故。曰。本房初得君卷。擬寘下第。摺而寘之。假睡見一女郎執卷寘前。拜而請曰。此妾夫文也。幸得廣收。醒視則君卷在前。再閱愈覺疵謬。更鉤勒數處。伏枕再得前夢。祈請轉哀。問其姓名。自稱平均阮氏女。本房夢中業許其請。勉強批取。君上孫山。此鬼力也。生叩其面貌衣履。畢與女符。不覺下淚。歷述所遇。公亦嗟異。改殯女。翁許焉。擇日起棺。更換命服。銘旌書官銜。生素服臨祭。旣又卽其故居建塔。額曰報恩。歷今數百載。舊墓湮沒。莫知其所。塔則童然在焉。

## ●阮狀元

阮公諱登道。仙遊懷抱。人性倜儻。不拘細行。十九歲以庠生遊長安。值春孟元宵日。士女皆盛服遊曠。公則儒服不整。從小奚一二與朋友數人。結隊而行。至報天寺門。遇一彩輿。從婢五六。皆輝服珠履。竊窺輿中人。則二八美妹。金裝玉夥。微呼一聲。侍婢環擁。納履者蓋笠者森列左右。美人移步入寺。參禪玩勝。良久方出。公不覺出神尾隨。呆看美人上轎。公亦徘徊其側。轎夫呵之不去。舉荆藤將撻之。公始縮步却立。聞輿中人曰。良辰美景。人各遊覽。汝等莫作殺風味。卽呼起轎。搖擺喝道而去。公不能舍。望塵隨其後。數里許。轎子八大第。公於門外茶店少歇。寅綠問茶。嫗曰。此武臣某侯之第。侯以勳閥管禁軍。提領四城軍務。問公子幾位。曰姬妾成行。單生一女。容色絕世。讀書稍識字。年及笄未字。方纔轎而過者是也。公曰。弁胄中豈少門戶。相對者嫗曰。侯出勳閥。子性却異。聞欲擇才子作對。故尙遲耳。不然豈少長鎗大劍公子哉。日暮公歸。終夜癡想。明早復於門外起立。值某侯早朝方歸。公拉一小廝。餌以錢菓。久久相熟。細問得其樓閣門戶。是夜急裝。越數重牆。直達女所穿壁而入。直上女床。共臥。撼女醒。女驚問是誰。公曰。北城一晤。寤寐思服。欲倩媒妁。更恐塵埃宰相。未必便蒙青及。斗胆來此。欲與小姐定百年約耳。女且羞且懼。低聲曰。列戟數重。牆宇深邃。汝何緣得來。大人性如烈火。我若聲張。汝立成薙粉耳。公據床而笑。女不知所爲。取床頭盒中絹二疋。與公曰。汝死固宜。若使人知。我亦聲行有玷。以此與汝。趣今婢仆。未知早尋去路。饒汝性命。公大笑曰。愛卿毋以死嚇我。我若怕死。必不來此。縱大人來。我亦只如此說。好意求婚。不允則已。何得便以死嚇人耶。且說且笑。雖不犯女。然擋住去路。不容女去。公聲若巨雷。羣婢皆起。呼仆舉火燭之。則一偉男子踞

坐小姐床上。槌杖滿前。尙自喃喃笑語。旁若無人。馳告侯。侯暴怒。提劍而下。公見侯整容施禮。舉止如常。歷叙仰慕高門之意。候愈怒。命家人縛而梏之。然以面貌儒雅。言談爽朗。未忍加刑。欲解遞法司議罪。適同僚范內院公來訪。侯述其事。怒色勃勃。范公曰。有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此子或內有所負。當面試以觀其能果才也。當因而成之。若是棍徒杖毙可也。何須怒爲。卽召公入。試以文。公得題。不假思索。一筆直寫。顧侍者語汝小姐早辨茶飯。稍怠慢。我不爲若家嬌客也。人皆掩口。文呈范公。大加稱獎。客語侯曰。千金不能求此壻也。侯乃命釋公。問其鄉貫姓名。乃別營書堂。給以膏火。使之讀。次年公登鄉試第一。侯乃以禮贅公于家。又數年公登第。對策第一。

蘭池漁者曰。窯墻鑽穴。士行所醜。名士亦復爲此。或曰。有公之才。乃可爲公之事。余曰。曷若有公之才。而無此孟浪遊也。才行安能掩此哉。雖然亦豪氣非常。

### ●奇夢

本朝乂安阮陳二舉人赴京會試。夜宿古廟。三更半許。忽見車馬停駐。廟內冠帶出迎。肅容而入。神坐上。燈燭明朗。一位云今科賦題爲「天下大同」。第一名該我等代大筆預擬可也。遂以筆硯來。分聯思索。聯完。卽高聲朗誦。評定妍醜。二生歷歷見聞。暗記無遺。明早藁而藏之。辰辰披閱。無一字脫漏。三場日試題果符所夢。自謂必獲高捷。握手相賀。約互更數韻。免致重見。數武歸房。執筆欲書。茫不復記。二生坐房密近。高呼相問。如瞽相引。兩互埋怨。勉強自做。納卷後。復爽然盡記。嗟異而出榜。發二生並落。賦魁則農貢古堆人黎賓也。文體與二生所夢一字不錯云。

蘭池漁者曰。功名前定。無分者真亦成夢。紅塵營營者。無乃徒自勞耳。